



# 兒末癌伴 成乾媽 志工

蔡秋雀

花蓮慈院醫療志工

文、攝影／黃昌彬

偶而會聽見一些慈濟醫院同仁口中喊著「乾媽」、「乾媽」的志工，是常年在花蓮慈院服務的蔡秋雀，現年七十一歲，奉獻的心志一如二十年前的初發心，不曾動搖過，助人的喜樂全寫在臉上。承擔志工幹事一職，彷彿就是她愈動愈年輕的助力。

細數與慈濟的機緣，乾媽打開話匣子，如數家珍的娓娓道來。「為何大家都叫我乾媽？全是因我陪伴乾兒子王平祥抗癌的一段往事。」家住高雄市鳳

山區的蔡秋雀，一九九八年因乾兒子生病，發願到花蓮慈院心蓮病房擔任常住志工，爾後參加培訓，於二〇〇〇年受證慈濟委員，接續與慈濟的後半生情緣。

乾媽說著一口流利的閩南語，笑起來眼睛總眯成一條線，和藹可親，宛如鄰家的老奶奶般親切，「生生世世做慈濟」是蔡秋雀的心願，她說：「感恩上人回收我！女兒們現在都不用擔心我過得如何，我在慈濟做得很快樂！」她還透露，

十八歲時腳部就罹患了類風濕性關節炎，可能因為常在醫院走動，反而比較不會痛了，女兒們也就不必擔心她的病痛問題。其實她在幾年前曾出了一場大車禍，好不容易康復，但臉部容貌跟以前有點不同了，鼻子附近有點塌陷，也失去了味覺。原本就個性直率，熱心助人，遇劫後的人生只是更用心的走在慈濟的路上，每天都在醫院四處穿梭，完全沒有遲疑。

### 乾兒子罹癌 乾媽無微不至照顧

蔡秋雀的乾兒子在三十三歲就罹患了鼻咽癌，後來又轉移成骨癌，他也是星雲大師的皈依弟子，是虔誠的佛教徒，

兩人因昔日在高雄縣夜市、菜市場擺地攤謀生時結識，「他在我隔壁攤啦！他賣各式男女用襪子，我是賣女用飾品。我與乾兒子都是慈濟的會員，像以前慈濟精舍若有辦園遊會，我們都會買園遊券。他喜歡布施，每天都戴耳機聽與佛教相關的有聲套書。但他生病了我都不知道，直到有一天他沒來菜市場擺攤，我赫然發現隔壁攤的商品很眼熟，好像是他的，詢問之後才知道他去高雄長庚醫院進行電療，商品都轉讓給別人販售。他很孝順，因罹患鼻咽癌造成喉嚨乾燥腫脹，飯都吃不下，也不敢回家怕爸媽會擔心，所以都睡在貨車上。」

蔡秋雀不忍乾兒子以車為家的生活，



花蓮慈院醫療志工蔡秋雀（中），現年七十一歲，因陪伴罹病癌末的乾兒子而來到花蓮，開始醫院志工生涯至今，二十年如一日。圖為她在志工服務臺值班一景。

便請他到家裡居住。起初乾兒子不願意搬到蔡秋雀的家，後來病情愈來愈嚴重，沒辦法了才前往，暫居在透天厝的三樓佛堂後面。「他想睡哪都可以，讓他自己選。但他選的三樓位置是沒有房間的，我就在佛堂後面隔了一個房間，裝好百葉窗，再買個床給他。」起初，乾兒子還能自行前往醫院做電療，但癌細胞轉移之後，造成頭痛、暈眩等症狀，讓蔡秋雀看了很不捨！以至於她必須自己開車帶乾兒子去長庚醫院放射科進行治療，一週五天。而無論是生機飲食、小麥草加上檸檬打成汁、五穀粉……，

只要是對他病情有助益，蔡秋雀想方設法，愛子之心展露無遺。

為了餬口，蔡秋雀還是必須外出擺攤謀生，但怕他忘記要按時喝小麥草汁，還在他床邊放了一個鬧鐘，並三不五時跑回家看，甚至拜託左鄰右舍幫忙探視。蔡秋雀師姊後來為了照顧乾兒子的三餐及生活起居，索性將生意放掉，便與小女兒商量，請她不要去外面上班，接手擺攤生意。「上班賺的錢不一定比做生意來得多！況且做生意比較自由……」說服了小女兒之後，她更有充裕的時間來照顧乾兒子。

「每天都有很多師兄師姊來我們家共修，講經念佛，剛開始我不知道他在念什麼，我都聽不懂，但引領眾人念佛經是他的強項，為了引領我學佛，他用錄放音機錄製了一段〈往生咒〉經文，要我工作時反覆不斷的聽，聽久了再看經文就會了。再來是念〈大悲咒〉，這更吃力，連字我都看不懂，但後來我全都背了，像〈阿彌陀經〉也是，每一部經都會。」

### 病中不忘念佛

#### 寄望登山能調養身體

「現在回想起照顧病人的那一段，從早忙到晚！像一般的沙發床，他根本就沒辦法睡，轉移成骨癌時，雙腳無法行走，必須坐輪椅，他要我載他到彈簧床工廠挑床，訂做了三張床才符合他的要求。量身訂製上硬下軟的床，在他往生之後，還捐出給花蓮慈院的心蓮病房。」蔡秋雀說。



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，蔡秋雀與乾兒子至鯉魚潭散心。圖／蔡秋雀提供

「我乾兒子是登山隊的，他從來都不生病，但三十三歲時一生病就是癌症。後來，登山友們建議要讓他去高雄縣甲仙鄉山上調養身體，多吸收芬多精，登山隊友幫忙向當地屋主商借屋子騎樓供搭設帳棚之用，屋子後方還可以燒柴煮水，我就帶他前往山上，後來我們在那裡睡了好幾個月。早晚不忘念《阿彌陀經》，即便他入住到花蓮慈院心蓮病房，也不忘念《阿彌陀經》才入睡。」蔡秋雀回想起陪病期間，一定要輕握著乾兒子的手，讓他有安全感才能安然入睡。「我們現在醫療志工在病房陪伴病人，也應該這樣（握病人的手）。這樣很容易就能跟病人建立起信賴感。與病人噓寒問暖，他（她）會覺得很溫馨，可以很輕易的融入談話。」蔡秋雀分享。

為了圓滿乾兒子的心願，蔡秋雀師姊還開著車帶他遠赴臺東縣海端鄉利稻村的啞口登山口，但爬山不到五分鐘，乾兒子就喘得受不了，只得趕緊下山。「我開車帶乾兒子出門，都帶著那頂訂製床同行，折一折、綁起來放在後車廂。」

### 助圓滿捐贈大體遺願 開啟終身志工生涯

乾兒子原本就有大體捐贈的意願，因機緣到花蓮慈院入住安寧病房，經顏惠美師姊說明，才決定將大體捐給慈濟。「我記得很清楚，我們坐晚上最後一班七點二十分的飛機抵達花蓮，坐計程車到花蓮慈院的急診時，怎麼一下車，就有人將輪椅推了過來，十分親切有禮的對待，受寵若驚，慈濟醫院怎麼與其



蔡秋雀師姊勤走院區，只有哪裡有需要志工，立即補位。圖為她擔任耳鼻喉科門診志工，幫忙病人量血壓一景。

他醫院對待病人及家屬的方式這麼不同？……」花蓮慈院對待病人的好，讓蔡秋雀讚不絕口。

「剛入住心蓮病房，因乾兒子的訂製床沒有一起帶過來，晚上都無法入眠！當時心蓮病房主任王英偉醫師說：『奇怪？我們家的寶這麼多，通通拿出來試一試。』但不管試了哪種床，乾兒子仍無法睡得著，我趕緊打電話給乾兒子的哥哥，請他快將那張訂製床寄來花蓮。」

臺北的張美麗師姊到花蓮慈院擔任志工期間，曾與蔡秋雀討論如何完成病人捐大體的心願，但蔡秋雀認為乾兒子還有哥哥及大伯等家人，除病人同意之外應由親人簽署，於是蔡秋雀委請張美麗師姊接手照料，自己則趕緊搭乘火車返回故鄉，將同意書帶給家屬簽。離開期

間，乾兒子枯坐著輪椅往返流連在病房門口，引頸企盼乾媽早點回來，孺慕之情可見一斑。

蔡秋雀師姊承擔醫院志工幹事，勤走院區，只有哪裡有需要志工，立即補位。她每週二及週四投身耳鼻喉科門診志工，週三則是坐鎮門診大廳的志工服務臺，週一及週五在心蓮病房服務，而其餘時段包括幫人助念、跑上跑下的看頭看尾，閒不下來的滿檔行程，令人感佩。「哪裡有缺，我就哪裡補位！」這段與花蓮慈院的好緣，不因乾兒子的離世而中斷，反而綿延下去，化作幫助更多人的動力。乾兒子引導乾媽學佛，最後在花蓮慈院往生，在圓滿乾兒子心願後，她也開啟了志工人生的下半場。

### 陪病人往生 分送溫暖給病家

回憶起多年的志工生涯，最令蔡秋雀印象深刻的還是照顧乾兒子的那一段歲月。她說：「最令我震撼的，大約二十年前剛到心蓮病房時，每天幾乎都有病人往生，每天晚上，當我要去倒茶時，後面都會覺得有一個人影，心裡會害怕！之後跟乾兒子分享心情，乾兒子說誰不會往生？祝福他就好。因此在我乾兒子還沒往生時，心想若有這份因緣，想要在這裡當二十四小時志工陪伴有需要的病人，當時看到晚上很少有志工，且護佐只有一位，那時心蓮病房剛成立第一年而已，我就來當志工了。這好像上人說的，有願就有力。我就真的到心蓮病房擔起二十四小時的志工，當時只有我一位隨叩隨到。那時，醫師看到快



蔡秋雀師姊協助領藥，讓居家護理師帶往社區。



蔡秋雀師姊善於察言觀色、安撫人心，擔任陪伴及傾聽角色，分送給病人及家屬溫暖。

往生的病人卻沒家屬陪伴在旁，就會請我去陪伴。」

還有一位家住彰化、大學畢業，大約三十歲出頭的癌末病人，由母親陪伴照顧，因罹患大腸癌，胃口不佳，以致飲食難以下嚥。巡房時見狀，蔡秋雀便詢問這名病人會不會念《大悲咒》，病人說會，於是蔡秋雀拿了一臺錄放音機及佛經單張給他，聆聽時還不時按暫停，詢問病人現在經文念到哪裡了，「我要讓他轉移方向，將注意力轉到誦經上，告訴他念佛對身體有幫助，比較不會那麼痛苦。第二天，我請母親到休息室睡，由我來照顧她的兒子。除了聊天，我還幫忙餵食，結果他母親來病房看到兒子吃得下飯，詢問為何他可以將飯吃光光？我說，妳兒子會撒嬌呀！」即便蔡秋雀有事返家，也不忘「查勤」，還會不時打電話關心病人有無認真念佛，結果病人將播放佛經的錄放音機靠近話筒旁，傳來陣陣佛經頌念聲，才讓蔡秋雀安心，也叮嚀母親若有事外出，務必要告知孩子去向，畢竟兩人住的病房內，只有他一人入住，會孤單害怕，沒有安全感，尤其平日陪伴，要握著兒子的手。從這照顧細節，也能看出蔡秋雀善於察言觀色、安撫人心，擔任陪伴及傾聽角色，分送給病人及家屬溫暖。

心蓮病房護理長張智容表示，「乾媽是單位非常資深的志工，因長期在心蓮病房，也很像大家的乾媽，後來就變成單位的懿德媽媽，非常照顧單位的同仁。例如早期她要開車回高雄時，不忘詢問單位內同住高雄的萬玉鳳及胡薰丹



心蓮病房外的植栽區，蔡秋雀師姊平日也協助澆花，一如她在醫院擔任志工的園丁心情，用愛心澆灌。

護理師要不要順道搭便車返鄉，另外，無論是離職或生產的同仁，都受過乾媽的照顧。乾媽還會利用開車返家之便，沿途順路前往探視入住心蓮病房往生的病人家屬們，像是住玉里的啦、富里的啦、臺東等等的家屬們，慰問他們，持續關懷。把握時間作志工一直是她的寫照，非常感恩乾媽對心蓮的付出。」🌿